



作家孙频

热带丛林气息浓郁的“海边三部曲”

孙频新创作的“海边”主题小说《海边魔术师》，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大陆最南端的小镇木瓜镇上，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，木瓜、龙眼、菠萝蜜；有红色的土地、茂密的丛林和神秘的灯塔；有只会讲雷州话的渔民，也有东南亚漂泊来的移民；有式样繁多的船只，和起伏涨落的潮汐以及勾连起整个世界的海洋；有在陆地上不能踏实行走的水手，有环球远

当代文坛上，孙频称得上独特。在业内，她被普遍认为是“同时具备冷静叙事能力与充沛想象力”的成熟小说家。

作为少数执着于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，孙频的中篇小说不仅完成了塑造人物的基础任务，还把田野调查与博物纳入小说的创作实践中，丰富了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，拓展了这一体裁的内容，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。从她已发表并获奖的一系列优秀中篇小说的名字也可见一斑，比如《松林夜宴图》《白马者》《鲛在水中》《以鸟兽之名》等等。

2023年5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孙频最新小说集《海边魔术师》，包括《海边魔术师》《海鸥骑士》《落日珊瑚》三个篇目。这是继《以鸟兽之名》的“山林”系列之后，孙频持续探讨与追问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深层关系的又一力作，再次彰显了孙频在中篇小说创作领域的独特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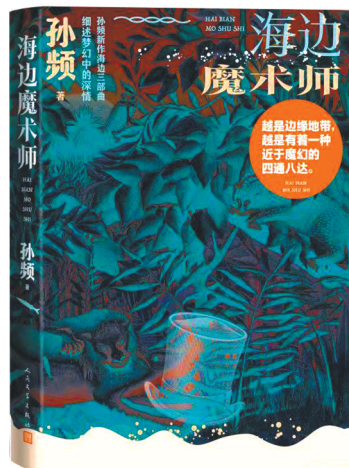
将博物志纳入小说 《海边魔术师》展现海洋文学特质

洋航行的船长，也有怀着发财梦来捞金的外地客；有绚烂壮丽的日落，也有寂静盛大的月夜；有不甘的离开，也有厌倦的归来；有流转于海上而不息的传奇故事，也有封存于海底的命运和秘密。

孙频用她扎实的田野功课为读者搭建起一个极具南洋风情的世界，这是当代小说中少有的海洋文学特质。孙频敏锐地捕捉了海洋文学的风向特质，放弃了内陆文学常见的家族叙事，转而关注于个体生存的无序和漂泊，人在社会中的孤独与遗落，以及被自然所唤醒的一种果敢和开阔。这些都是看似不变又瞬息万变的季风与海洋所赋予的神秘与魔幻，孙频成功地用文字予以呈现。

名家点赞：孙频拥有卓越的叙述能力

山林系列也好，海边系列也罢，孙频用自然的宽阔与荒寂抚慰人的受伤和失意，从而使她冷隽的文字散发出持续的



《海边魔术师》

作品都在突破自己写作的边界，每一次都希望更深入延续自己创作的母题。她持续地掘进，获得了业界的一致认可。李敬泽、余华、格非、毕飞宇、苏童等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孙频创作的赞许。李敬泽说“孙频的小说如瓮，瓮中的人们兀自步步惊心，卓绝长征”。余华称“孙频是不可估量的，她的想象力不是飘扬的，是生长的，同时她拥有令人赞叹的叙述能力”。

近日，在北京举行的《海边魔术师》首场新书分享会上，李敬泽对孙频的创作再度给予高度评价：“尽管孙频的创作有很大的变化，但我觉得她的方向确实没有变，一直有一种在人和万物之间建立联系的意图，这个是特别重要的。孙频小说里的一个通常情境是，走着走着，人越来越少，人少了，万物生，这个情境特别好。”

暖意，这是她独有的文学气质，也是她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的原因之一。

从事文学创作十余年，孙频每一部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中国文化新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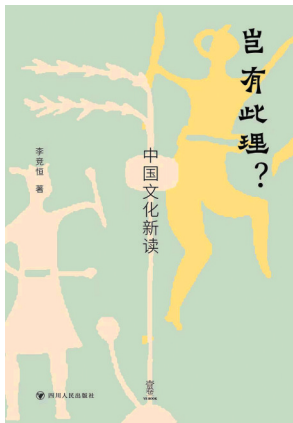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李竞恒《岂有此理？》

□林赶秋

近年来，“国学”渐从显学沦为俗学，“中国传统文化”遂代替它融入人们的日常用语，颇有成为口头禅的架势。当热潮退去，留在记忆沙滩上的除了大师们的背影之外，还有一些观点刺眼依旧。例如，一提到汉武帝，大家就会讲他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最近出版的《岂有此理？》一书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第1版）却以冷峻的事实告诉读者：这是一个“常见的误解”。

“罢黜百家”一词始见于东汉，“独尊儒术”一词始见于南宋（史浩《鄮峰真隐漫录》），但合成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这样的句型从来不见于传统历史典籍，直至明清时期出现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孔氏”（张萱《西园闻见录》、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）云云，意思才与之比较接近。其实，那原本只是一句奉承话，源自班固为《汉书·武帝纪》写的“赞”：“孝武初立，卓然罢黜百家，表章《六经》。”而真实情况未必即如此。

《岂有此理？》的作者李竞恒认为，最初是1916年湖南人易白沙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《孔子平议》，说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利用孔子为傀儡，垄断天下之思想”。那当时的真相又如何呢？《岂有此理？》之《独尊儒术》一篇先拈出正史里的若干事例，随后指出：从西汉到东汉乃至三国、南朝，主流社会皆觉得儒学迂阔，不能经世致用，更视儒生为废物，加以打击、边缘化，当时的真相根本不是什么“尊儒”，而是毫不掩饰地崇拜申韩、商韩、酷吏、法家之术。



《岂有此理？》

《岂有此理？》有个副标题，叫作《中国文化新读》。通读全书，可谓名副其实。如《独尊儒术？》这样对中国传统人文与既有观念的重读与新解比比皆是，使人应接不暇，耳目为之一新。如此这般，李竞恒并非刻意做翻案文章、哗众取宠，而是用心良苦，呕心写了厚厚四百余页，只为让人们周知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：“历史是复杂的，不同时期不同背景均有不同面相，不可简单一概而论。”

在许多国人的观念中，中国古代女性命运多舛，仿佛终生只跟缠足、贞节牌坊、三从四德等等联系在一起，总之水深火热、一片黑暗。但实际上，真实历史的情况要复杂曲折得多，古代女性的身份地位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差异极大，多数时候并非传统观念所描述和想象的那样。《岂有此理？》之《中国古代女性》一篇通过爬梳殷商甲骨卜辞、周代金文、秦汉竹书以及一系列传世文献，对一些根深蒂固的妇女观进行解构、重组，然后客观地总结道：传统家庭婚姻制度下妇女的实际处境要比理论上或想象中的高得多、好得多。

在翻阅《岂有此理？》的过程中，总有一个念头在盘旋：读者，尤其是以普及文化、传播思想为业的读者（譬如作家、教师、媒体人），不单要对那些耳熟能详的话语三思三省，而且尽可能还要学会“于无疑处有疑”；面对经典文本或名家名言，如果全盘吸收，不加追问，不去查验，难免会信错为真，甚至以讹传讹，不啻厚诬了古人与前人，对今人和后人也将贻误匪浅。



魏明伦

耄耋之年再出“新招” 《魏明伦楹联》面世

“我喜欢换招，从戏剧到杂文，再到辞赋。人们或许不知道我还有第四招——撰写大量对联。”近日，82岁高龄的“巴蜀鬼才”魏明伦出版了新书《魏明伦楹联》。这是继《魏明伦碑文》《魏明伦戏剧》《魏明伦杂文》之后，魏明伦又一种文体的集锦。

此次出版的《魏明伦楹联》，集中了魏明伦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23年的新作。魏明伦直言：“极少有人出过楹联专集。由于楹联很短，每副就那么两行，单独很难成书。多是几人甚至十几人合集。这次我一人能出楹联专集，因为数量大，一百三十几副，其中多是长联。每副都加详细注解，还有四川省艺术研究院洪霞的笺疏，所以能合成二百三十多页的专著。”

翻开新书可以看到，魏明伦的对联大部分以写人为主。除了写人，还有描写名胜古迹的佳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魏明伦楹联》封面由著名作家冯骥才题额。序言《魏明伦的“小”文章》，出自著名文艺理论家廖全京。他评价：“魏氏楹联固小，有容乃大。此之‘容’者，兼含二意：或曰对联之

容量，亦云对联之容貌。我之所以要在小字上加一引号，盖因魏联作为文学小品，确系文化结晶，堪称小文章、大手笔。小文章有大文章的精神容量，小文章有大文章的整体美感，实在是又小又不小。”

魏明伦表示，自己的每副对联都是“苦吟成联”。他认为，楹联是中华民族传承千载的文化瑰宝。“对联是从律诗演变而来，讲究对仗和平仄。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的‘对不起’，也许就来源于违反楹联规则。楹联有微型文学的法则，如同跳芭蕾舞必须踮起脚尖，踢足球禁止动用手臂，打篮球用手拍球、投球，但不准用手抱球走路。写楹联是戴着镣铐跳舞，对，难矣！但对联高手，能把沉重的铁镣化作轻盈的红绸舞，踩钢丝身轻若燕，平衡木健步如飞。”

同时，魏明伦也强调：“一切文艺作品，都有形式和内容的问题。讲究艺术形式，不等于形式主义。内容选择形式，形式服务内容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影报道

《魏明伦楹联》